

安庆旧影

1970年代的倒扒狮街区

毛天鸣

儿时的印象中，倒扒狮街（区）是一条普通的小街，没什么特别，根本不曾想到某一天它会明珠般璀璨耀眼，成为国家级文旅休闲街区。

冠以“国字号”的倒扒狮街区，形成于明清时期，曾是老安庆第一商业街区，因街中有倒扒狮石牌坊得名，呈L字型，也称7字型，包括倒扒狮街、国货街和四牌楼街三段，现简称倒扒狮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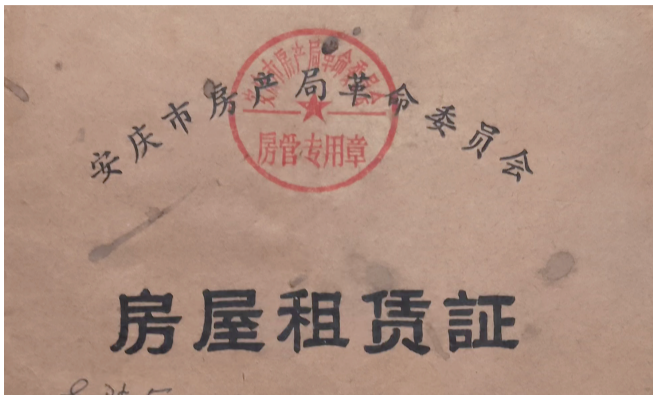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倒扒狮街是居民区，东起小墨子巷口（今清节堂旁），西至胜利路（今龙山路），两百多米长的石板道上，散发着烟火气，商铺连排的旧景不再，仅西端路口有家土产店、糖业烟酒店和“水铺子”，东头“马王坡”的斜坡上有纸盒厂、角梳厂和服装厂生产车间。这条街日常较为平静，但也有热闹的时候，或是居委会组织活动，或是新光影院散场（电影院的后门落在小街上）。盛夏的夜晚，路边摆满竹床躺椅，纳凉的居民谈笑声不绝，让夏夜的街道变得欢畅。

本是“一家子”的国货街、四牌楼街，这段时期仍续写着繁华闹市的景象。

国货街的前身是四牌楼，先后叫四牌楼正街、西街，五四运动期间，为“提倡国货，抵制日货”而改名。国货街不足百米，沿途商店林立，南边设有猪肉食品店、牛肉食品店、布店、文具店、中药房等，北边设有理发店、杂货店、百货商场、五金店、土产店等。四牌楼街长百米，有胡玉美、麦陇香等“老字号”，售卖的酱油、酱菜、蚕豆酱、麻饼、鸡蛋糕受大众欢迎，还有书店、药店、理发店、饮食店、画像店、百货店、说书场、文物商店以及人民服装厂。两街四通八达，平时行人川流不息，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，人头攒动。

国货街1966年更名幸福路，止于1980年。幸福路自东向西，包括大二郎巷、国货街、倒扒狮街和龙门口街。

我家曾住在幸福路65号（今国货街戏台旁）。这是一个三进的老宅子，内有两个木制小二楼，有水井、庭院、厕所。经简单改造后，住了10多户人家，身份各异，有工人、教师、营业员、公安员、机关干部等。因是公房，房租并不贵，我家面积26.23平米，月租金3.01元。住房紧张没



1970年代，作者在幸福路的房屋租赁证

厨房，过道厅被划成若干区域供各家使用。那口井方便了住户的用水，还能让大家在三伏天吃上井水浸过的西瓜，沁人心脾的凉意和快感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
住在商业区的好处是，出门相当于逛街，步步都是店。我家门口隔壁就是布店，每天选购布料的人较多，大多是妇女儿童，特别是年轻女子，即使不买也饱下眼福。由布店向东走几步，便是中药房，据说这里曾是“屈臣氏”旧址。我没进去过，但每次经过，都会听到清脆有节奏的捣药声，现在提到中药二字，捣药声还会在耳畔作响。

我常去“老宝成”文具店，主要买些笔墨、作业本。柜台琳琅满目，吸引我的不是“英雄金笔”，而是圆滚滚的篮球。偶尔我也光顾说书场（服装厂隔壁），说书的是个年轻人，白皮肤，腿残疾，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，《奇袭白虎团》等段子我尤为喜欢听。1970年代末，书店（麦陇香隔壁）开展了租书业务，按天计价，我隔三岔五跑去，租借了不少外国名著，如《红与黑》《悲惨的世界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，为降低费用经常看书到深夜。

1980年代初，我家搬走了。40多年过去，脑海里只剩下碎片化的记忆，幸亏还留有生活印迹的两件实物，方使某些情节变得清晰，一件是房屋租赁证，另一件是春秋衫，1977年买的，当年绝对是件奢侈品，它产自上海，涤棉面料，最新款，售价18元，通过内部的一朋友帮忙，在家对面的百货商场（第二百货）买的。

老街上曾经的老屋、老店、老井消失了，但现在有了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盛景。安庆正在变，一边新生，一边老去。

生活流水

虚惊一场

潘淑生

上午近八点，王文军还纹丝不动躺在床上，准备上班的妻子推了推他，王文军眼睛微闭，慵懒地躺在床上，妻子上前摸了摸王文军额头，一团烧烫的气流传到她的掌心，她判断王文军发烧了，催促他赶紧到县医院治疗，王文军慢慢起了身，感到嗓子痛，更难过的是鼻子好像被一块湿抹布堵住了，不透气，用力呼吸，一丝清鼻涕流出来，就如抹布上挤出的水，只能通过嘴巴吸气，刮到喉咙处，更痛。他准备吃一点自备的感冒灵应付一下，但妻子已请好假，执意带他去医院门诊。

县立医院人头攒动。挂号填卡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坐在了医生的面前。医生的询问如审讯般严肃，然后查血查尿查胸片，确诊感冒伴有低烧。妻子问其原因，医生说可能性太多，无法定论，不过病情可以确定是上呼吸道感染所致，必须马上住院治疗。王文军恳请医生开些药让他带回家，不料引来医生一顿训斥：如此重症，再晚一点，会引起肺部重度感染，导致器官衰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住院两天后，王文军恢复如初，他心急如焚，公司里有忙不完的事情。可医生不允，每天依旧量体温，查便查尿查肺，吊点滴。王文军不解，问医生各项指标均正常了，为啥还天天检查天天服药，医生不加思索回复，防止病情反复。

好不容易熬到第十天，准备办理出院手续，病房医生突然神情阴郁地将王文军叫到医护办公室。拿着胸片郑重地说道，左肺叶上端有一个0.9毫米结节，疑似肺癌，不，肯定是肺癌，医生后半段的语气比较确定。

医生指着透过白炽灯光扫描出的胸片结节处，说道，肺部结节一般无明显症状，分实性、亚实性、磨玻璃结节，你是典型的磨玻璃样，且有毛刺，形状不好，必须尽快手术切除。

医生照本宣科般讲解，有点像小学老师那样认真，妻子在一旁焦急地说，王文军不抽烟，也没有家族病史，怎么会患肺癌呢。医生不慌不忙答道，从他掌握的情况看，肺癌患者往往也有一些不抽烟的。

王文军追问医生自己是属于何种肺癌，医生脱口说道，从我临床经验看，应该是腺性肺癌，大多数不抽烟男士都是腺癌类型，女士鳞性肺癌俱多。

王文军去了上海。在上海的那家大医院的肺科，全国知名专家蔡教授仔细看过王文军带去的胸片后，当即就排除了肺癌的可能性，说可能只是某种真菌感染，让王文军重新做个CT胸片，查个血样，再诊。

回家的路上已是傍晚时分，妻子在上海老盛昌连锁餐饮店如释重负般，一口气吃了大碗雪菜肉丝面和三屉小笼包，王文军笑着说，看来适度的紧张可以增加食欲，妻子愉快地笑着说，谁紧张了？是你紧张了吧？说着，眼眶就湿了。

三天后，王文军去看蔡教授的专家特需门诊，蔡教授说他在联网的电脑前看过血样和胸片报告后，就是一个肺部小结节，建议每年体检时注意观察即可。他又解释道：结节是肺部被细菌感染后身体的一种自我免疫保护，在细菌周围形成的保护圈，就好比人身上某个部位碰破损伤，后结壳的疤痕，恢复好了疤痕也会自动消失。

果不其然，半年后王文军体检，肺部结节悄然消失，妻子的那颗悬空的心终于放下。



山川草木

春天的野菜

柳瑞林

最先来报到的是荠菜，家乡人也叫地心菜，多生长在菜园地的边边角角，大蒜地的蒜网子里的荠菜特别多。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，既可炒着吃，也可烧火锅烫着吃。将荠菜洗净切碎放上麻油、味精，再到放进煮熟的面条里，就是一顿上好的美味。用荠菜拌馅包饺子，清香、爽口。荠菜的膳食纤维含量极高，是春天的补钙菜、清肝菜、通便菜。

苦菜是一种上等的野菜，不光味苦，生长的环境也苦，因为它生长在贫瘠的荒地或路边、地坝，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，能减肥，降心火，还能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。阳春三月三，苦菜赛灵丹。每到清明节前后，采苦菜的人还真不少，既有乡下人，也有城里人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过去挖苦菜是为了充饥果腹，现在挖苦菜是为了功效、营养。趁着大好晴天，拎个小篮子，出家门三五步远的土坝上，小路边，便能掐到，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，便能采回满满一筐，到小溪里清洗之后，再用清水

漂上两三天，苦味便清除了大半，沥干之后，可炒着吃，一时吃不了的再放到太阳底下去晒干，储藏，可用于菜荒时烧火锅。

一到春天，小溪的两边只要稍有泥土的地方都长出了芹菜，那青青的叶子，紫红的杆子，水嫩水嫩的，不要一小时的功夫就会采回一篮子，芹菜不仅口感好，味道香，还有降压的作用。

映山红花开的时候，附近的山上就能采到鸡骨苗、大叶苗这种野生的菜，过去，人们把两种野菜采回来喂猪，其实它可是美味的菜肴，焯水后加油盐爆炒，味道鲜美无比，是下饭的好菜。

蒲公英也是不可多得的野菜，它还有消炎杀菌的功效，只是家乡的稻田如今改种茶叶和桑叶等经济作物了，春天，在稻田里再也觅不到大片的蒲公英了，小路边或荒地里有少量的蒲公英。

家乡岳西的野菜还有很多很多，鱼腥草、竹笋、香椿、马兰头……真正的野菜宝库。